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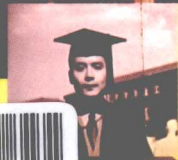
精神的雕像

李洪涛 著

南联大纪实



YZLI0890123367



云南

出版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精神的雕像：西南联大纪实/李洪涛著. —2 版. —昆明：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09.10 (2011.3 重印)

ISBN 978 - 7 - 222 - 06188 - 0

I. 精… II. 李… III. 纪实文学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9889 号

责任编辑：范晓芬

封面设计：昆明非鸟视觉艺术工作室

责任印制：洪中丽

书 名	精神的雕像——西南联大纪实
作 者	李洪涛 著
出 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	650034
网 址	www. ynpph. com. cn
E - mail	rmszbs @ public. km. yn. cn
开 本	889 × 1194 1/32
印 张	13
字 数	310 千
版 次	2009 年 10 月第 2 版 2011 年 3 月第 5 次印刷
印 刷	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书 号	ISBN 978 - 7 - 222 - 06188 - 0
定 价	32.00 元

尊敬的读者：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发行部电话：(0871)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(邮购)

目 录

引 子	(1)
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中国没有最后一课	(4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教育部长王世杰对省主席张治中拍桌子：
“学生和教授，不是你张文白将军棋盘上的一个子儿！”——何基沣：“同学们——！北平，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！”——闻一多：“中国不是法兰西，因为，中国永远没有《最后一课》！”

第二章 泥泞的红土地	(29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赵忠尧曾把中国的核物理抱在自己的怀里——走路冠军曾昭抡这次的纪录是：2774 华里——在五四运动 19 周年这个日子里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

第三章 愤怒的梁思成 (58)

梁思成愤怒地把图纸扔向他的长辈梅贻琦：“茅草房，每一个农民都会盖，叫我梁思成来干什么？”——张伯苓对梅贻琦说：“月涵呐，俺的表你就戴着吧。”——梁大师设计的茅草房里，后来走出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、世界光纤之父和中国两弹一星元勋——有人说茅草屋是大师的神笔

第四章 警报声中的西南联大 (80)

那天，日军飞机炸毁了他们赖以栖身的小茅屋，此时，费孝通的妻子却要分娩了！——梅贻琦校长的办公室灰飞烟灭——闻一多、华罗庚两位世界级大师两家曾栖身于同一间潮湿的小茅屋

第五章 定胜糕 (100)

国民党中常委蔡元培的亲生子女香消玉殒在春城——梅贻琦和 10 位中国名教授为闻一多制定了“金石润例”——为了生计，中国第一大学校长的夫人也挎上了竹篮到街上卖米糕

第六章 牛圈大师 (129)

数学皇帝哈代大师说：“一个优秀的剑桥生在我这里要拿到博士学位，至少要三年，而中国的华罗庚两年足够了。”——在大普吉附近的一个牛圈里，矩阵几何学正式诞生了——

小儿子出生那天，大师花光了口袋里最后的一分钱，他给儿子取了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：“华光，——华光华光，全部花光，哈哈！”

第七章 言传身教 (152)

罗庸让一位写错别字的青年讲师下岗——
闻一多整整一个学期只讲了一首诗——陈寅恪：“我只讲以前没有人讲过的东西。”——
西南联大校训：刚毅坚卓

第八章 莘莘学子 (170)

校园明星郝诒纯为了生计去当保姆——著名作家汪曾祺、马识途都是泡茶馆的高手——
宋希濂发现，用大学生点午炮比老滇兵准时得多——盐水泡锅巴，成为潘琰大学两年间的家常便饭——十九岁的小电灯匠邓稼先

第九章 梦中的红土地 (192)

梅贻琦听说物理系的学生要自己制造加速器，曾大吃一惊——邓稼先走街串巷收集废钢铁——杨振宁那时的绰号：毕达格拉斯——他用生平第一次领的薪水为父亲买了一双鞋，父亲却将鞋转赠了儿子的导师吴大猷

第十章 朱自清的披毡，孔院长的狗 (220)

那年冬天，校园里走来一个穿西装披毛毡的怪人——国学大师陈寅恪两次死里逃生，却因营养不良双目失明——孔家二小姐用手枪把

党国一级上将逼下飞机舷梯——孔祥熙：“其实，我也是个穷人。”

第十一章 诸子百家 (243)

陈布雷、傅作义的女儿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——汤用彤的公子牺牲在话剧舞台上——彭佩云在《风雪夜归人》中饰演小兰——云南王龙云加入了民主同盟

第十二章 青年从军梦 (269)

贵州独山失陷时，闻一多愤怒地说：“别人都在收复失地，只有我们继续失地”——学生用脚踢了连长的狗被关禁闭，罪名是“污辱长官”——在青年军，蒋太子取代了他父亲的宠将康太保——西南联大的学生兵行列里走出了世界光导纤维之父

第十三章 胜利的那一天 (295)

很多人都说：闻一多的胡须剃得太早了——昆明防守司令用坦克和机关枪恭迎云南王升迁——费孝通：“我们要在黑暗中呼吁和平，在枪声中呼吁和平，用我们的声音去反抗枪声！”

第十四章 停灵复课 (321)

联大师范生李鲁连死不瞑目——潘琰的最后一句话：“同学们，团结……”——关麟征对李宗黄大叫：“我不能当屠夫！”——

“一二·一”的真凶是谁？——五四骁将傅斯年撕下了民主的面纱

第十五章 告别红土地 (349)

五四运动 27 周年的日子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复员北上——这一年，华罗庚、李政道、朱光亚、唐敖庆、吴大猷等走向大洋彼岸，成为科学巨人——闻一多：“反动派，开枪吧！”——梅贻琦把象征西南联大的火炬，传递给了一位云南籍教授

第十六章 世纪的回声 (376)

“钱学森行李”：中国的第一批核器材？赵忠尧再次出生入死——杨振宁、李政道去斯德哥尔摩领奖，用的是中国护照——屠守锷的运载火箭卖给了世界头号太空大国——杨振宁：“假如哪一天导演要拍邓稼先的生平电影，主题音乐请选用《中华男儿》这首歌的旋律……”

引 子

从太空回眸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，在变幻莫测的白云的飘忽中，它总是散发着一一种浅蓝色的绚丽，谁也说不清，那究竟是大海还是气晕的颜色。而在白云与浅蓝色无定的飘忽中，太平洋每每总是星体上最显赫的一块。

很早以前，在太平洋西北方那块广袤的陆地上，居住着一群黑眼睛、黑头发、黄皮肤的人，他们诞生的历史已无可考证。考古学家们乐此不疲地在泥土中寻找一些近似人骨头的东西，一次又一次把那个开天辟地的日子往更遥远的年代挪动。

大约 4100 多年前，这里出现了最早的国家政权——夏。此后，虽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，国号变迭，然而，人们却始终把这块地方称作中国，或者支那。

称它支那，据说因为这里是陶瓷最早的故乡。自从有陶瓷，人们便可以长时间储存剩余的食品，并且也更讲求饮食卫生了。

称它为中国，是因为这里的人们，总以为自己居住的地方是整个大地的中心。

公元 1840 年，中国爆发了一场战争，朝廷派往南方的钦差

大员林则徐，烧毁了外国商人囤积在珠江口附近的鸦片，便发生了这场战争，于是历史上把这场战争叫作鸦片战争。

来自海上的列强，用强悍的炮舰轰开了封闭千年的国门。一年多以后，大清朝廷被迫派出它的另外两位大员，在长江下游的一艘外国军舰上，签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。

从此，具有近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泱泱大国，走进了那段灾难深重的岁月。

那位禁烟英雄林则徐和他的朋友魏源，最早在《四洲志》和《海国图志》这两本书中，无情否定了中国在大地中心的地位。从那以后，中国人虽然大多不再相信中心这种说法，然而，他们企望能和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平等对话，企望有那么一天，中国不再有割地赔款的屈辱，为了这个理想，许多人抛头颅、洒热血，付出生命的代价。还有更多的人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，几多曲折，几多坎坷，走过了一代又一代。

1898年，中国发生旨在效法西方和日本君主立宪制度的戊戌变法，和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家们一样，中国的变法维新者，把发展新制教育，作为富国强兵的根本手段，提倡废科举、兴学校。

早在变法前夕，曾担任清廷督学大臣的李端棻，就向光绪皇帝上书《请推广学校折》，倡议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三级学校：府州县学、省学和京师大学，每级三年。

变法领袖康有为在1898年这一年当中，连续向光绪皇帝上了《请开学校折》、《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校折》、《请停弓刀石武试设兵校折》等，呼吁新制教育。提议乡立小学、县立中学，省府设立专门高等学院，京师设立一个规模较大的京师大学，“改各省书院为中学堂，乡邑淫祠为小学堂，书院祠堂多有公产，若改学校，则以公产充作学堂公费耳。”另一位变法思想

家梁启超也力主改变中国科举旧制，“欲兴学校，养人才以强中国，惟变科举为第一义，大变则大效，小变则小效。”把兴建学校、改革科举制度作为立国之根本，“合科举于学校”。

在变法维新思潮影响下，光绪皇帝于是年下《明定国是诏》宣布变法。

中国国家的最高学府——国立京师大学堂，在变法维新的呐喊中诞生了，具有维新思想的朝廷大员孙家鼐、严复、张百熙先后主持京师大学堂。

与此同时，天津的西学学堂、上海的南洋公学等高等学府，如雨后天春笋般发展起来。

虽然 100 多年以前那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，因守旧势力的残酷镇压而告失败，然而，京师大学堂却作为唯一没有遭到彻底破坏的变法“遗迹”，被清政府保存了下来。

虽然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洋务派思想，依旧统治着中国的教育。但京师大学堂的诞生，毕竟开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先河，为长达千年的中国封建科举制度敲响了丧钟。

在以后的 100 多年间，中国的高等教育蓬勃发展，人才辈出。在民族振兴、国家独立、自由的奋斗中，莘莘学子在中国大舞台上，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可歌可泣的历史壮剧。

1919 年，五四运动爆发，北京的大学生们率先走上街头，反对不平等的“二十一条”，火烧赵家楼。

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，举起了民主、科学的大旗，走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，推进了整个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与进步，推动了历史的前进。

时间到了公元 1937 年，中华民族再次遭受外来强敌的入侵，半壁河山沦陷。本书所要讲述的，便是那个年代中国学子们的故事……

第一章 中国没有最后一课

○何基沣旅长宛平挥泪：“同学们，北平，我们一定要打回来的！”

○教育部长王世杰对省主席张治中拍了桌子：“学生和教授，是国家的宝贵财富，不是你张将军棋盘上的一个子儿。”

○闻一多：“中国不是法兰西，因为，中国永远没有《最后一课》。”

○出发那天，有人悄悄唱起了《中华男儿》那首歌。

1 七月的清华园，充满着夏日午后的静谧。油绿的树叶，在似火的骄阳下熠熠闪动，只要微风稍一吹动，便摇摆个不停。蝉虫不知道是叫累了，还是叫渴了，抑或是炎热得受不了了，懒洋洋地躲到柳荫下面偷凉去了，那蝉声也变得紧一声慢一声，像是有气无力似的。

北平的学校，一个星期以前已经放了暑假，外地来的学生，想回家的已经走了，没有回的，有的到学校外面打工去了，有的躲在屋子里睡觉，而男同学大多数参加了37师开办的暑期训练团，到门头沟那个方向越野训练去了。

忙碌了一个学期的教授们，此时也懒散下来。夏日炎炎正好眠——这是古人留下的名言。潘光旦和香山那边的农民很熟悉，一家人带着行李，登上洋车，准备去那里住上一个星期，顺便给当地农民测量身体，为系上的人类学课题做些准备。

文学院的教授和理学院的教授，就是有那么点儿不一样。平日在学校里，一样的长衫马褂或西装革履，翩翩君子。此时老天儿一热，文学院的教授们便脱去了西装，扔掉了孔乙己的长衫马褂，提一把大蒲扇，套一件圆领白汗衫，一摇一晃到城里喝大碗茶去了。而理学院的教授们，总觉得那是一件有失身份又浪费时间的事儿。

校园操场的一角，传来墙球撞击墙壁时发出的单调的“嘣、嘣”声。打墙球的是一个13岁的少年，少年脚上穿一双毛了边的白网球鞋，红扑扑的小圆脸上，沁出一串细密的汗珠。邓稼先虽然今年才13岁，可是在清华园里已经是数得上的老资格了，他四个月的时候，就被那个在哲学系做教授的父亲从安徽老家带来北平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清华园里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。此时此刻，似乎整个清华园里，只有这个13岁的男孩永远不知道夏日的炎热和午后的倦怠。

可不是，如今教授和大学生们都放假了，清华园成了邓稼先这帮孩子们的天下，平时上学功课忙，操场又总是被那些大学生们霸占着，哪有机会那么痛痛快快地玩儿呢？可惜的是振宁哥走了，在清华园的孩子们中间，邓稼先和杨振宁都是打墙球的高手，一对天生的搭档，不过，邓稼先自信自己打墙球的技术，要比杨振宁略高一筹，杨振宁打输了的时候，就提议比赛爬树，邓稼先在清华园里爬树也是高手，可惜长得胖了点儿，没有杨振宁那么猴机灵。今年杨振宁跟他爸爸回老家去了，听说杨振宁的妈妈这两天还要生小弟弟，振宁和他爸爸要等到开学以后才能回北平。邓稼先心里想着他最好的伙伴走了，未免有点儿丧气。

不知不觉，夕阳已经西下，午睡之后精神饱满的教授们，趿着鞋子开始在清华园里晃悠，间或还来上两句诗，摇头晃脑一吟三叹。清华园里的教授们，大多都是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，因为清华在十多年以前还是一个留美预备学校，清华送出去的学生，在美国得到了硕士、博士学位，回来又在清华当教授，多年以来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清华体系，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，就是北洋时代送出去的老清华。不过有些老清华在美国吃够了洋面包，喝饱了洋墨水，回到这三朝皇帝住过的古都，不免又还原几分翰林院的做派，无病呻吟两句“子在川上曰……”。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就是这样一个洋老夫子，开始的时候，邓以蛰不让邓稼先上学，把他送进了城里的一个私塾，张奚若叔叔知道以后，把邓老夫子大骂了一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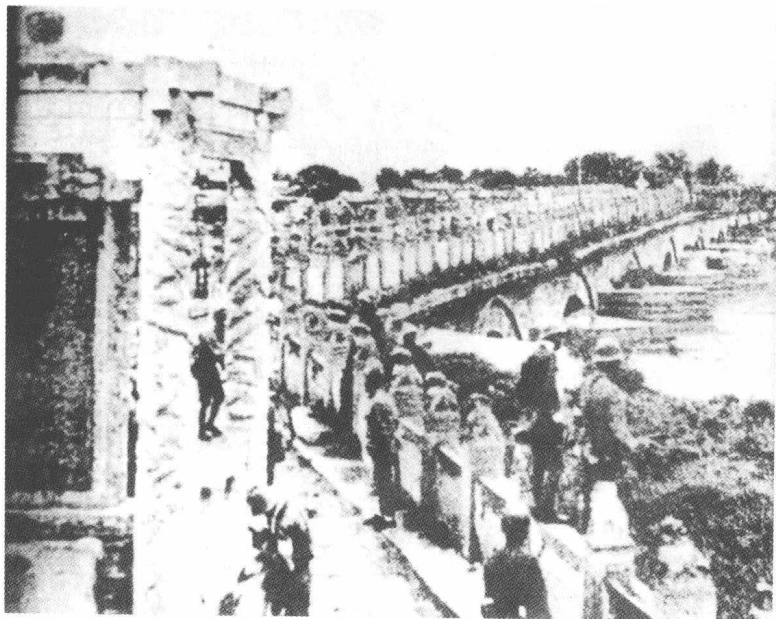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，这些都是邓稼先5岁以前的事了，现在的邓稼先打墙球打累了，他撩起球衣在湿漉漉的小圆脸上擦了一把，摸摸口袋里还有5个小铜板，买一碗豆汁那是绰绰有余了。打完墙球到学校外面的小街上，买一碗豆汁，洒上香喷喷的葱蒜姜末，既解渴又解馋，在邓稼先看来无疑是一种上等的享受。杨振宁就没法享受这种快感，他的父亲杨武之是个性格固执的数学家，从来不允许孩子们到街上吃东西，认为街上的东西不卫生，也从来不给孩子们发零花钱，杨振宁后来之所以对老北京风味印象那么深，多半得归功于邓稼先们的慷慨解囊。

邓稼先今天胃口特别好，豆汁喝了两大碗，仍然觉得没有尽兴，可惜的是囊中羞涩了，只好悻悻而去。邓稼先一生胃口都好，他爱吃，会吃，也能吃。但是很少有人知道，在他人生当中最为关键的两个时期，总是饥饿在陪伴着他——这是后话。

太阳已经落山，邓稼先知道姐姐一定又在满清华园里跑着，找他吃饭了。邓稼先磨磨蹭蹭地往回家的路上走着。远处隐隐约约地传来一阵打炮的“咚咚”声，大地跟着也微微地抖动了几

下，物理学上那叫振波传递，邓稼先脑子里突然冒出那么一个概念，但很快又从他脑子里消失了，因为那打炮的声音越来越紧。

兴许是城外的日本兵又在演习了，邓稼先厌恶地想。自从北平成立了那个什么冀察政务委员会，驻在城附近的日本兵就越来越多了，他们三天两头地在门头沟那茬搞军事演习，而每次日本兵演习完了以后，驻北平城的37师，总要到日军演习过的地方，也进行一次演习，以表示示威。清华园离门头沟不算太远，这样的枪炮声，清华园里的孩子们已经习以为常。只是邓稼先有些不明白，中国人的地盘上驻那么多日本兵干什么？那些堂堂的中国政府大员们，都干什么去了？



日军占领下的卢沟桥

晚饭以后，打炮的声音还是没有停住。这时，去门头沟军训的学生们回来了，看样子，他们是从门头沟那里一口气跑步回来

的，大多数人的军装已经被汗水湿透了，脸上汗水滴答，像是淋了一场大雨，有的学生已经脱去了上衣，正光着膀子，也顾不了什么大学生的斯文和军容军纪了，他们每个人脸上的表情严肃得像耶稣受难，个别人还显得有些亢奋：“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——！”

“谁和谁打起来了？”守大门的老校工曹师傅摘下老花眼镜，瞪大眼睛望着跑步回来的大学生们：“打北洋那阵我就在这清华园里守大门了，谁敢在这清华园里打架？”

“老糊涂，日本人和 37 师在宛平城里打起来了，大轮子野炮都拉上去了！”

“又打起来啦？”

——这一天是 1937 年 7 月 7 日，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不平常的日子，然而，对于清华园里的大人和孩子们来说，他们此时此刻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国家将要发生的事情。

2 其实，国家将要发生的一切，不仅对于清华园里的大人和孩子们来说是未知的，即使对于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来说，也是未知的。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天，宋哲元还在山东乐陵老家养病，北平军政事务交副手秦德纯代理。

事变发生后，宋哲元匆匆赶往天津，寻找驻天津的日本“华北驻屯军”司令田代皖一郎谈判，企图尽最大努力用和平手段解决卢沟桥事变。

在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这两年内，宋哲元对于自己的外交谈判能力，越来越自信了，他相信在那些和他一样行伍出身的人中间，他的这种能力已经接近炉火纯青。是呀，华北问题一直是那些南京大员们最头疼的一件事：不能丢、不能守；不能言战、不能言降；不能自治、也不能指望南京；不能一切由他说算了算，也不能称病不出。自从 29 军进驻北平，日军和中国军队

之间的摩擦就没有停止过，那些南京大员们关键时刻总是躲得远远的。但宋哲元躲不了，蒋介石把偌大的半个华北交给了他，给了他相对的特殊权力，这是他的顶头上司冯玉祥、他的两位前任张学良和何应钦想得到而得不到的。虽然他清楚这种特权无疑如履薄冰，蒋介石想利用他的脑袋去挡日本人的子弹，日本人又企图利用他来对抗蒋介石，华北必须物色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，如果他的脚下不是一片薄冰，当初那些坐镇北平的一级上将领们何须一个个被调走，而换上他这个“三颗星”的呢？

或许宋哲元已经太熟悉蒋介石了，蒋介石不敢拱手把华北像东三省那样送给日本人，可现在谁也不能指望蒋介石出重兵与日军决战。中日之间的战事一旦扩大，首当其冲被消灭的，只能是被老蒋视作杂牌的29军。所以，宋哲元必须尽一切努力拖住日本人，他此时全部的幻想，便是日本军方会因种种原因突然收手。

可惜，对于日本军方的阴谋，宋哲元完全估计不足，而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，对于东京方面的意图也未能完全明了。在日本陆军当中，田代皖一郎是属于北进派的，日本军方在中国问题上，有意绕开了这位驻华北的最高陆军长官。通过大特务田中隆吉留下的电台，日本军方可以直接指挥田代的参谋长桥本群等主战将领。纵容主战将领向中国军队寻衅。

宋哲元与田代皖一郎的谈判，双方都是一相情愿！宋哲元代表不了蒋介石，田代皖一郎也代表不了日本军方的杉山元、南次郎们。宋哲元很快接受了田代皖一郎提出的日军撤至永定河左岸，国军110旅撤出宛平由石友三部接防的停火条件，做出撤退姿态。

然而，日本军方此时正在加紧侵华战争的准备，驻朝鲜的第20师团和关东军三个旅团相继进入华北，主张北进的林銮内阁这时已经倒台，田代皖一郎与日本军方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，竟致胃溃疡复发吐血暴亡。

田代皖一郎的暴死，让日本军方的某些人大喜过望。积极支